

春雷春雨

林太乙◎著



當代名家

春雷春雨

林太乙 著

當代名家
春雷春雨

2002年5月二版

定價：新臺幣220元

2002年7月二版二刷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林太乙
發行人 劉國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電話：(02)26418661
台北忠孝門市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2F
電話：(02)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二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北基隆路門市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
電話：(02)27627429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辦事處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校對 陳麗華
封面設計 羅秀吉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399-2(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信箱 e-mail: linkingp@ms9.hinet.net

目次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
83	78	66	56	50	41	36	27	21	14	1

第二十六章	197
第二十五章	191
第二十四章	180
第二十三章	175
第二十二章	170
第二十一章	164
第二十章	155
第十九章	151
第十八章	141
第十七章	137
第十六章	128
第十五章	116
第十四章	111
第十三章	105
第十二章	95

第二十七章	204
第二十八章	212
第二十九章	222
第三十章	224
第三十一章	229
第三十二章	234
第三十三章	241
第三十四章	252
第三十五章	262
第三十六章	268
第三十七章	271
跋	285

第一章

一九四五年，經過八年的苦鬥，中日戰爭結束了。日本投降之後，人們以為終於可以過太平的日子了。誰知戰後元氣未復，內戰又起，等到一九四七年，中共統治區從黑龍江伸展到山東、山西、陝西以及江蘇的一部分。政府稅收不敷支出，增發法幣，以致物價飛漲。

在南方，人們當然也受內戰及經濟問題的影響，但是生活比較安定，而有些人仍然過著靜如死水的日子。在廈門的金悅昌一家人，過的就是這般的日子。其實，在淪陷的日子裡，他們也是這樣過日子，因為金悅昌怕惹上麻煩，低聲堅定地對家人說，「噓，噓，不許談論日本仔。」

抗戰之前，金悅昌是廈門的富商。他早年設永明商行，代理外國出產的家庭用具，罐頭食品，以及新式的廚房浴室設備，專做有錢人的生意，著實賺了不少錢。在日本人佔領廈門的時候，由於缺乏貨品，他的生意越做越小，倉庫裡的貨品賣完之後，他有一些房產，便靠收租維持家庭。他的兩個兒子不爭氣，自小嬌生慣養，不會幫父親做生意，只會吃喝玩耍，倒是生了一大群子女，大家住在一幢洋樓，前面有個小花園。

戰爭結束之後，金悅昌已將近八十歲。他低聲堅定地對家人說，「噓，噓，不許談論『共仔』。」他們的日子繼續過得很平靜。

但是今天不同。今天是金家的大日子，因為珠莉要回娘家了。珠莉的丈夫是鼎鼎大名的教育家王山谷，現任教育部長。抗戰之前，她隨丈夫不是住在上海就住在南京或北平，要不然就是雙到外國旅行去了。抗戰的時候，她和山谷在內地。她已經十年沒有回廈門，金家的人對她這次回來渴望好久了。

這個夏天早上，阿姨站在金家大房子二樓的走廊，把洗乾淨的衣服一件件的擰乾，串在竹竿上，然後逐根插在欄杆上晒。寬大的黑布褲子，狹長的白布褂子，一塊塊的抹布、面巾在驕陽微風中飄盪，好像一面面顯耀阿姨的勤勞的旗幟。

她晾好了衣服，就皺起又瘦又憔悴的長臉，伸頭焦急地朝著大路望下去。金家全家人都還沒有回來。他們一早到碼頭迎接珠莉去了。不過，因為大哥去世，所以阿姨沒有一起去迎接她。

阿姨望了一會兒，看不見家人的踪影，就轉過頭把她六個月大的孩子從搖籃裡抱起來，趕著給他餵奶。可是，孩子剛開始吮吸，她就聽見熟悉的家人的聲音沿著門前的道路飄浮上來。她想把孩子放下，孩子卻緊咬奶頭不肯放。阿姨只好抱著他，飛步跑下樓去迎接她的小姑。

珠莉沿著石級上來，一看見她的寡嫂，就伸著雙手，趕著走進大廳，提高她本來就很宏亮的嗓子嚷道：「我一聽見消息就想回來，要趕上大哥出殯。可是，實在走不開，實在太忙！政府遷回南京，我們搬回上海，我有許多事情要做！」

金家其他的人，大多是珠莉的上了年紀的姑母、嬸母以及堂嫂、堂妹等等，還有幾個年輕的女孩子，也都跟著擠進廳裡來，臉上掛著笑容，仔細地打量珠莉的面貌和她身上的穿戴。

珠莉已經五十多歲。她長得矮矮胖胖的，身上穿著一件白底藍花的尼龍旗袍，腳上是一雙時

髦的白皮鞋，手裡拿著白皮包。臉上塗了粉、胭脂和口紅，頭髮卻還是老樣子，前面梳得光光的，後面梳個大髻。金家年紀大一點的人，有的還記得珠莉小時候患過腸熱以後，頭髮剩得不多。他們猜想她的髮髻一定是假髮。可是現在，大家正忙著聽阿姨和珠莉講話，這件事可以留著慢慢問。

阿姨哭了。她拉著珠莉的手，說：「珠莉，珠莉，這麼久不見面了！」

珠莉皺著眉頭說：「是呀！是呀！」她把阿姨拉到靠牆的直背椅子，讓她坐下來。「我真後悔，沒有好好勸你節育。阿姨，你要是早聽了我的話，今天也不會一面守寡，一面還在抱著孩子餵奶了！」

阿姨窘極了，她望著其他的女人不知道怎麼辦。一個穿著黑布衫褲的老嬸母，拉著珠莉的手硬要她也坐下來。「哎呀，坐下來休息休息吧，你剛剛到，不要馬上就來教訓我們了！」

大家都笑了。珠莉只好在阿姨旁邊的椅子上坐下來。她對大家說：「你們想想看，我已經十年沒有回來了！真快！早上在碼頭看見這些小孩子簡直不認得了，我和阿心分別的時候，她才只有十二歲，現在呢，已經是大姑娘了，又長得那麼好看。哎呀！小孩子越來越大，我們卻是越來越老了。」

她激動地取下眼鏡，用她粗短的手指揉著眼睛。有幾個女人也跟著流淚。過去十年來發生的事情實在太多了，淪陷區的日子不容易過，金家的許多老人，包括珠莉的母親在內，都在這個期間去世。現在戰爭剛剛結束，大哥又不幸病故了。

阿姨是大哥的繼室。大嫂生下阿華以後就去世了，金家請一個女傭來照顧嬰孩，不久之後，

大哥卻討了這個長得又瘦又醜的女傭。那時，阿心才五歲，珠莉把她接到上海當自己的女兒撫養。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的時候，王山谷夫婦正在國外旅行，阿心回來廈門度暑假，不想一別就是十年。

阿心聽見珠莉提到她，又看見大家朝著她看，圓潤的臉變得緋紅。她長得很像她的姑母，眼睛圓大漂亮，鼻子挺直，前額稍微低矮，身材顯得有點矮胖。她性情文靜，大家認為她是個懂事、聽話的好孩子。

阿心知道大家都羨慕她運氣好，因為現在她要跟著姑母回上海去住了。一時間，大家心裡各自想著自己的心事，廳裡一片沉默。

珠莉戴上眼鏡，嘆了一口氣。「時間過得也真快！」她說，好像在提醒大家不要忘記說話似的。

那老傭母答道：「我們是越來越老了，你倒是越來越年輕，你看，一根白頭髮都沒有！」

珠莉馬上叫道：「誰說我沒有白頭髮！你們看！」她把頭低下來，分開頭髮給大家看。大家又笑了。

「一兩根算什麼？」阿姨說。「你看我，我還比你年紀小得多啦！」

珠莉望著阿姨問道：「你今年幾歲了？」

阿姨笑道：「你忘了嗎？我還是比你小十歲呀。你今年五十四，我就是四十四。」

珠莉的眉頭又皺了起來。「失德呀！四十歲多的女人不應該再生孩子了！你記得我那次流產，差不多把命送掉，之後，我就跟山谷說：『我們有一個兒子，我已經心滿意足的了。我們不

必再添孩子了。」我這廿五年來就沒有再懷過孕！」

所有的女人都咯咯笑了起來。那個老嬸母又說：「你真摩登呀！可是山谷既然做大官，怎麼會不想多生幾個孩子來傳宗接代呢？像你這樣有福氣的人，應該多生幾個兒子呀！」

珠莉仰起頭，大笑道：「現在誰還計較這些？孩子長大了各人走各人的，生一個兒子和生十個又有什麼分別？」

阿姨說：「珠莉，你真是運氣好。誰能像你一樣，想怎樣就怎樣。」

所有的人聽了都在點頭，眼睛裡多多少少現出羨慕的神情。陽光從敞開的大門照射進來，清楚地刻劃出她們飽經憂患的臉孔。花園裡，有幾個白蝴蝶在綠葉和盛開的木蘭花中飛舞。

珠莉咬了咬嘴唇，堅決地搖搖頭。「不，我不相信什麼運氣不運氣的，」她說。「我們播什麼種子，就有什麼收穫。我們的命運完全操在我們自己手裡。」

大家聽了，都猜珠莉在指金家近來家道中落的情形，一時間不知道要說什麼才好。本來，戰爭結束之後，物品樣樣缺乏，永明商行應該可以復甦的。但是金悅昌的兩個兒子都似乎患了呆滯症，看來金家的好日子已經一去不返了。

阿姨說，「也許你說得有道理。」

「當然我有道理，」珠莉說。「你講給我聽，大哥怎麼會突然去世的？他是病了好久了，可是我沒有想到他會去得這麼快！」

大家望著阿姨，等著聽她要說什麼。阿姨挺著雙肩，嘴唇緊緊地閉著，好像在表示「我不知道。他向來要怎樣就怎樣，我管不著。」但是過一會兒，她情不自禁地，憤慨地說，「最後是患

了肺炎。夜夜躺在走廊藤椅上喝白蘭地酒，流汗，望著月亮出神，我說什麼他也不肯聽。大家都
有眼睛，我是儘量服侍他了，但是他不肯照顧身軀，我勸他勸得臭頭也莫路用。」

阿姨說完了又把雙唇緊閉，望著大家，看她們覺得她說得對不對。她踏進金家之後，就沒有
過好日子。和大哥生了七個孩子，死了三個。她深吸了一口氣。

「大哥去了也算是福氣，」珠莉說，「病了那麼久，去了也好。」

珠莉覺得很難過，於是就換了話題。「阿華呢？」她說。「我在碼頭上只看見她一面就不見
了。」

阿華一直坐在房外面的石階上，聽房裡的人說話，自己也小聲地跟著說那些話，臉上跟著做
各種表情，忙得不可開交。她現在聽見人家叫她，就站起身，走到房中來，臉上擺出一副乖孩子
的樣子。

在這個堂姊妹極多的大家庭，沒有什麼人注意阿華。她似乎很稚氣，有時說的話很滑稽，經
常埋頭看閒書，一有機會便溜出去看電影。出人意外，她今年考上了上海的聖約翰大學，要跟姊
姊和姑母一道去上海了。

「過來，讓我看看你，」珠莉笑著說。

珠莉仔細地端詳阿華，這個孩子長得比她姊姊高，她穿一件沒袖子的白色上衣，一件藍布裙
子。臉孔圓圓的，額前的頭髮幾乎垂到濃黑不齊的眉毛上，兩個圓大的眼睛好奇地望著她的姑
母。

珠莉把阿華拉了過來，當她是小孩子一樣，要她坐在膝上。「你怎麼瘦得像一根火柴一樣！

看你的手腕！我用兩個手指就可把它折斷。簡直就和火柴一樣的細！你幾歲啦，阿華？」

「像火柴一樣的細！」阿華對自己說。「十七歲了，」她對姑母說。

「你看你背後的肩胛骨，像刀子一樣的尖！你怎麼這麼瘦呀？」

「像刀子一樣的尖！」阿華心裡想。「姑母是個天性善良，心直口快的女人。」

阿姨說：「阿華生下來就這麼瘦的，阿心倒向來是胖胖的，阿華不是不吃，她吃得很多哩！」

「是的，我生下來就是瘦瘦的，」阿華也跟著說。「姐姐倒是胖胖的。我不是不吃。我吃得很多哩。」

「你跟我們到了上海我就要想辦法使你長胖些了，」珠莉拍拍阿華的臉說。「我並不是說阿姨沒有好好地照料你，」珠莉又添了一句，心裡怕阿姨誤會。

那天下午五點鐘，珠莉正在樓上的房裡躺著休息，阿心掀開花布門簾，端著一碟點心走了進來。

嵌在門框中的天空是一片深藍；花園中修長的木蘭樹的花蕊垂灑在走廊上，佈施濃郁的芬香。在甜膩的花香中，珠莉卻聞到一絲不知道從那裡來的木炭的煙味。

「阿公回來了，」阿心說。

珠莉坐了起來，兩腳在地上尋找拖鞋。

「你拿了什麼來啦？」

「蚵仔煎。阿姨煎的。她說你在上海也許吃不到。」

「我倒有點餓了，中飯沒吃飽。」

「阿公在管家用錢，」阿心一本正經的說，「所以中飯沒人敢說添菜。這蚵仔煎是阿姨請你吃的。她吩咐我說，請你在房間裡吃了才出來，因為她做的只夠我們幾個人吃。」

珠莉想起大家庭的生活原就是這樣的——人多口雜，大家都怕別人說閒話。「我早就告訴阿公了，這樣下去是不行的。錢是大家的，大家都忙著支錢用，卻沒有人想到公眾的利益，」珠莉吃著說：「我知道我這次是不能空手回來的，可是幫忙也有個限度，大家不要做夢。」

「媽，我也是這麼想，」阿心說，她現在又站在姑母一邊講話了。小時她到上海跟姑母住，就跟著阿真哥叫她「媽」。珠莉一直想要個女兒，把阿心接來了，她就說她是他們的乾女兒，有時把「乾」字也忘記說，索性說她是他們的女兒。阿心又乖又聽話，阿真漸漸長大，珠莉樂得有這麼個小的做伴。阿心從小就跟她很親密，珠莉心裡有什麼話，不用說她都明白。她放學之後，不愛和別的孩子玩，也不饞嘴零食，只愛坐在珠莉身邊織毛線或是跟她到廚房燒菜，兩人形影不離。她離不開珠莉，珠莉也離不開她。現在兩人好像只隔了十天，而不是十年不見面。

珠莉吃完了，便拿著空碟子去找阿姨，阿心跟在後面。阿姨在樓上的小廚房裡，關著門還在煎蚵仔，一房間都是油煙。阿姨自己的女兒，每人托著一盤在吃。哼！珠莉想，阿仔煎，也要大驚小怪地閉著門吃！她看了阿心一眼，阿心會心地一笑。

珠莉撿了兩塊蚵仔煎，在上面撒了胡椒粉和幾滴黑醋，一聲不響就走了。她很快地走到樓下大廳後面她父親的臥房去。

金悅昌正坐在昏黑的房間裡，上半身伏在桌上看賬。珠莉早上在碼頭已經看見他了，覺得他變得很蒼老。現在她走進來順手就把電燈開了，一面說：「爸，在看什麼？怎麼看得見？要省電也不要把眼睛省壞了！」

老頭子抬起頭來，放下手中的鉛筆。

「這是永明商行的賬本嗎？」她把碟子放在她父親面前，「趁熱吃吧」又爲他斟了一杯茶。金悅昌疑惑地望望碟子。「是什麼？我不吃。」

「蚵仔煎，很有營養的，吃呀，你臉色不好，身體不好，有錢也不能享受。」老人對碟中的東西端詳了半晌，才拿起筷子，好像很不情願的吃了一口。

「本來就沒有什麼錢，」他說，「現在連賬怎麼算都不知道了。去年初，美鈔與法幣的比率是一對二〇元，後來是一對二百，再提高至一對三千。今年初嘛，美鈔一元由法幣一萬元漲到一萬六，黃金一兩由五十萬漲到九十三萬。現在政府禁止黃金、美鈔買賣，就出現黑市，而物價如脫韁之馬。你問問山谷做生意的人怎麼辦？」

珠券一笑，她父親對數字的記憶力向來很好。「山谷也不是管經濟的，」她說。「他那裡知道怎麼辦？大家不都是一樣，只能希望情況好轉。」

「山谷近來怎麼樣？」老人嘆道。

「他很好，很忙，阿真去美國差不多已經四年了。」

「你兒子阿真？他在美國唸什麼？」金悅昌還沒有聽見答案已經在搖頭了。

「在唸文學，」珠莉的大眼睛釘住他說。她覺得他的面貌有點像一隻貓頭鷹。

「唸文學？要唸文學在中國唸，何必跑到那麼遠去呢？要留學就應該唸點有用的東西，銀行、商業、科學都可以唸。跑去美國唸文學做什麼？」他把「文學」兩個字說很重。他毫不留情地笑她。不過那笑裡並不含有惡意。

珠莉自己也輕輕地咯咯笑起來了。她才不管她父親贊成或是反對她怎麼安排她的生活。「爸，」她說，「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和你一樣做生意的。各人有各人的想法。」

兩人都靜靜的笑起來了，這是金家人的笑法，好像他們知道什麼人家不知道的祕密一樣。

「反正這回我把阿心阿華兩姊妹都帶走，」珠莉說。「那麼你也少餵兩張嘴。」

「你在上海有房子，有傭人，爲什麼不把她們帶去呢？過了幾年也送她們到美國去唸文學吧！」

父女之間本來沒有什麼感情。現在他在笑她，她懶得向他解釋她自己的情況。她站起來就走。金悅昌還在笑。人老了，對什麼都一笑置之。

第二天，珠莉在家裡婦女們陪同之下，到她母親墓前大哭了一陣，並且發誓要好好照顧阿心阿華兩姐妹。她也在大哥的墳前發誓，要好好培養這兩姐妹。

「我這次要跟你一起去上海，你高興不高興？」阿華問她的姊姊。

「有什麼不高興？」阿心說。

她們吃過晚飯，回到房裡預備上床睡覺，阿心則還在小鐵盆裡洗她和她妹妹的小件衣服。

「『有什麼不高興？』有時你真使我生氣！難道你不能在高興的時候說你高興？你現在講話

就已經和老太婆一樣，再過幾年不知道要變成什麼樣子！」

阿華在大床上躺下來。

阿心沒有理她，只顧洗東西。阿華很注意地朝她姊姊看。「我想問你一件事，姐姐，」過了
一下，阿華又開口。

「什麼事？」

「不過問了以後你不能生氣。我答應在你回答過後，就不再提了。」

阿心轉過頭來等妹妹發問。阿華卻由床上跳起來，撲到阿心的背上，兩手緊緊地抱住她，細聲地說：「你告訴我，他們有沒有用藥水灌入爸爸的屍體，使他不會腐爛？」

阿心氣得跳起來，她喊：「你真是叫人沒辦法！你怎麼可以問這種事？」

阿華緊緊抓住阿心的手臂。「你告訴我，你告訴我，你告訴我爸的屍體現在是保存著，還是已經腐爛，給螞蟻吃了一半，以後我就不再提這個了，可是我要知道。」

阿心用力掙開阿華的手，一張臉通紅地說：「你不要這樣了，好嗎？」

「你告訴我呀！」

「十七歲了，這樣下去怎麼辦？要是別人聽見你說這種話，對你會怎樣想？」

阿心板著臉，把洗好的衣服拿到走廊外面去晾。她回來的時候就把電燈關了，上床睡覺。

「我又沒有說錯什麼話。我只想知道而已。莊子快死的時候，他的弟子準備厚葬他。他卻說，不必了，我死後用天地做棺槨，還有什麼比這更好？他的弟子說，這樣會被老鷹吃掉的。莊子說，在地上被老鷹吃掉，在地下被螞蟻吃掉，有什麼分別？」